

从做快递分拣员的母亲开始,摄影师牛童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物流节点上一个个真实的劳动者

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

阅 读 提 示

因为母亲叶菊做快递分拣员,摄影师牛童在与地爆发争吵后,走进她的工作现场,拍下快递分拣线上的一张张面孔。4年后,这组作品入围国际顶级摄影奖。母亲离世后,牛童写下《分拣人生》,从母亲延伸至分拣员、快递员、货车司机等群体,让墙外的人看见墙内的人。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(一)

今年8月,摄影师牛童的首部非虚构作品《分拣人生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收录了30余幅大画幅摄影作品,通过5年的观察与采访,记录了快递员、分拣员等群体的劳作日常和生活状态。

牛童的母亲叶菊,是这本书的起点。一年多前,癌症晚期的母亲离世,依旧哀伤的牛童向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娓娓道来这段漫长的拍摄经历和写作故事。

2020年11月的某一天,叶菊给在西安读研一的牛童打了通电话,告知自己在做快递分拣员工作,还是个小负责人。转月,牛童回到南京。回家当晚,两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,导火索就是叶菊的新工作。“你的腰一直有伤,能不能换一份工作?”彼时,快递爆仓的新闻频出,牛童试图阻止母亲从事这份新工作。争吵从晚上到凌晨,不欢而散。

第二天夜里,叶菊下班晚。有些愧疚、担心争吵中说了重话的牛童,决定去看看母亲工作的工厂是什么样子。从那晚开始,他萌生了拍一组摄影作品的想法。快递分拣

是一份怎样的工作?母亲为何如此执拗地坚持这份工作?对她来说,快递分拣意味着什么?

4年后,牛童凭借摄影作品《快递》入围第四十四届“徕卡·奥斯卡·巴纳克摄影奖”的主竞赛单元。这是国际顶级摄影奖项,牛童成为该奖1979年创立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。

母亲离世后的这一年间,牛童决定把她写下来。母亲是写作的起点,却不是唯一的主人公。他的目光从母亲延伸至分拣员、快递员、货车司机和驿站店员等物流节点上一个个真实的劳动者:穿着雨衣抗争命运,努力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空的王芳;穿着西装送快递,渴望与妻子在大城市安家的黑哥;还有把驿站当跳板、梦想未来开美甲店的女孩小余……

(二)

2021年冬天,寒假中的牛童,进入母亲所在的快递厂实习,带着一台小型胶片相机。

分拣快递这份工作比他想象的辛苦多了。工作时间内,他被固定在一张塑料凳上,周围堆着小山一般的快递。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,只能重复一套动作:伸手、抓取、扫描、扔开。手臂的起落像一个固定的钟摆,扫描枪的“嘀”声告诉他快递信息已经录入,并记录下工作件数。手腕酸,小臂胀,腰椎在久坐与搬运中出现隐隐钝痛。

牛童也借此进入了快递分拣工人工作的内部领域,得以拍下这里的日常:一位阿姨独自坐在如山丘般起伏的快递包裹之中;凌晨天光未亮,分拣区被几盏大功率的LED灯照亮,工厂的混乱无处遁形;戴着劳保手套的手,正在抓取一个包装边角已经破裂的快递……

一周后,牛童问母亲如何看待他拍摄的照片。母亲回答道:“记录我们这些天为城市服务的人就是正能量。辛苦就是辛苦。有

些照片看起来不漂亮,但也不用多漂亮。”这番话,给了儿子一些信心。

“母亲就是举着火炬的人,她不断鼓励我拍下去。”牛童的方向感逐渐清晰起来——想凿出一扇名为“理解”的窗户,这扇窗不应只朝外开,也应该朝内开。“需要去明白应该如何回馈给快递世界里的人,让他们在影像中确认自身的价值,然后才是请墙外的人试着从这扇窄窗往墙内看。”

牛童坦言,是母亲成为快递分拣员之后,他才真正走近这个数量庞大而沉默的群体:可能是一位父亲、一位母亲,也可能是一个曾对远方怀有期待的年轻人。

(三)

王芳在传输带的中间位置,戴着劳保手套,快速分拣快递。整条线上十多名工人,她是唯一的女性。

盛夏傍晚,天色昏沉,雨点落下。王芳住在城北郊区,骑电动车半小时左右能到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雨衣,走在廊道上的样子吸引了牛童——楼道里老式的白炽灯,带着点暖光照在她身上。

牛童会对这位穿着红色雨披的王芳阿姨印象深刻,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。王芳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,后来跟着同村的人跑到了南京,先在一家包子铺打工,后来送过外卖,兜兜转转做了快递分拣工人。母亲则是一个从安徽宿州来



快递分拣员在工作中。

受访者供图

到南京打工,去过文具厂、医疗器械厂,做过保险,代理过酒水,摆过摊,开过小超市,也送过外卖,最终选择了快递分拣工作。

牛童通过摄影和文字记录下这个群体。“我想知道,他们从哪里来,又为什么来到城市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,他们和土地的关系,他们和家庭的关系。”

这是逆城市化的追溯。牛童与快递从业者沟通,走进他们家中,重回他们的出生地,访谈、记录、拍摄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、暂居的屋檐、病痛以及难以归去的故乡。

有一次拍摄结束,一些快递员看着牛童收拾设备,顺便闲聊。其中一位快递员说,他的手摸过许多快递,有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的,他的指纹代替他见了全国各个地方的人。

回家的路上,牛童沉浸在这句话中。快递与指纹摩擦之间有着许许多多具体的故事在发生,“每个人的面孔都是具体的,他们在系统之下,却不是系统的注脚”。

G 新大众写作故事④

写出军人不变的坚守

——读石钟山长篇小说《父亲的阵地》

墨语

《父亲的阵地》(花城出版社)是石钟山30年持续书写父亲形象的又一代表作品。自199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《父亲进城》催生了电视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之后,长篇新作《父亲的阵地》堪称“父亲系列”小说的集大成之作。小说以儿子的视角回望军人徐胜利的一生,从抗联的烽火到解放战争,又到抗美援朝,一路写到了和平年代的南疆和北疆的局部战事,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。

这部小说打破军旅文学惯常只聚焦战场功勋的写作套路,把“阵地”一词写出了双重隐喻:战场上的阵地是军人的最后防线,和平岁月里,阵地是军人永恒的精神操守。传统军旅叙事偏爱定格英雄在硝烟中的高光时刻,却常常省略了英雄脱下军装之后的漫长人生。《父亲的阵地》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白,军人从战争中走来,进入和平年代之后,依旧带着军人的思维和性格烙印。

主人公徐胜利,把5个子女都送到了部队。虽然孩子们的命运迥异,但经过时间的淘洗,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,伴随着人生历练,他们终于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,也理解了军人父亲的精神世界,两代人终于和解。徐胜利和妻子杜淑贞用一生坚守着各自的内心阵地,他们有交融,也有碰撞,甚至为了各自的底线针锋相对。但这一生的坚守和矛盾,也在晚年的时光长河中慢慢化解。

在石钟山的笔下,军人不是完美的符号,有固执、生硬,也有亲情的隔阂,更有永不褪色的赤诚,这让徐胜利这些父辈军人的形象更加立体。

小说以军号作为贯穿全书的意象,冲锋号、前进号、集结号,串联起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。二姐在未婚夫牺牲之后独自完成婚礼,暮年时期的老战友结伴走向他们的墓园……这一切的仪式感,不仅是故事桥段,更是信仰的具象表达,震撼、令人感动。战争终会落幕,但军人心中的阵地永不会失守。

这部作品实现了家庭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维,宏大的历史不是悬浮的背景,而是沉淀在一个家庭,一代人命运里的真实重量。父辈的坚守,不只是保家卫国的战斗,也包括在漫长和平岁月里守住军人的本心。

作者用温柔而又克制的笔触,为一代老兵立传,也为后人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。回望一代军人的来时路,也为当下重读英雄、理解军人精神提供了新的文学入口。军旅写作到了今天,《父亲的阵地》证明,红色军旅题材依旧可以挖掘人性深处丰富复杂的情感力量。

退休好读书

张裕臣

许多老同事退休前,开始筹划游历大好河山,办结退休手续后,便像出笼的鸟儿一样张开了翅膀,或结伴而行,借互联网鸣唱,或独来独往,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展示足迹。而我,临退休前将书籍打包装箱,每天下班如蚂蚁搬家。正式退休后就钻进书房,如长途飞行的倦鸟,收敛起疲惫的翅膀,旋落久已渴望的巢穴,梳理着羽毛,吮吸着知识的琼浆。

只因为我始终心怀一个奢梦,待退休后心神安静下来,独坐一室或独占一隅,趁着无限美好的夕阳,读读曾经读过又常感没有读透的书,检视一下自己来时路;读读想读而未曾读的书,请知识帮我擦亮曾经经过风霜雨雪的眼睛,让生命增加些厚度。

半生奔波早已习惯沉静自持,读书于我,从不是功利所求,而是身心归处。晨起整理书卷,理顺昨夜所读,餐后稍作舒展,便执卷在手。有老友邀约,我多婉言谢绝。然后,泡上一杯清茶,或端坐阳台,在灿烂阳光里展书阅读,或侧身于床,在灯下举书眉前。遇有生花妙笔和精彩篇章,禁不住像小学生一样大声朗诵,好像一叶扁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。读书使我快乐。偶尔老伴提醒我莫要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我就轻轻关严书房,藏身书中,藏声文中,但“青春伴我好回乡”的喜悦不时涌上心头。

年轻时,读书有梦想,乐见风情万种,常写些青春絮语;壮年时,阅读为了理想,经常夜不能寐,极力寻寻觅觅,偶得明理,常悄悄暗记,得到一丝肯定,复又钻入书中。而今呢,梦想依然,理想仍在,不过是气定神闲捧卷手中,自然更能听进先贤讲述的烽火历史,赏读哲人前辈的思辨心语,还能仔细观察前人走过的道路,查验自己挥鞭划出的车辙。

有时我会像年轻时那样抄录一段警世名言,也常常把读书感想写在纸上。最美的是在夜深人静时,用心与古人对话,最畅快的是和老朋友交流读书会。真是一卷在手,消解了退休岁月的狭隘,阔开了胸中逼仄的山河,还能借得几页文章,破除回归家庭后眼界的萎缩,心中原有的格局也逐渐升高。退休前曾经畏老的局面,离岗后曾经一脸茫然,尽数被这书香化为天边的云烟了。

原来退休最好的归宿,并不全是奔赴远方,欣赏风光,也可以捧卷在手,向心耕耘。退休好读书,对于我是最佳的选择。

于无声处记录时代回响

本报记者 苏墨

1968年,正赶上“老三届”分配,宗福先被分进了上海热处理厂,成为一名热处理工人。十年的时间,在工厂这条流水线里,宗福先经过挤压、打磨、锻造,从这个管道里最后出来的,就是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。

话剧演出后全国轰动,《人民日报》盛赞它体现了“人民的愿望,人民的力量”。40多年来,这部新时期话剧发轫之作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一起,历经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,至今依然拨动着我们的心弦。

著名作家、剧作家宗福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我的十年工人生涯》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在这部作品里,宗福先叙述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工人生涯,以及创作《于无声处》的前因后果。这既是他个人的经历,也是时代的珍贵档案,是文学创作与时代回响的成功典范。

“这些回忆,没有恢宏的气势,没有全景式的画面,没有精致典雅的艺术加工,更没有什么潮起潮落、云卷云舒的惊心动魄,它只是记录了社会浩瀚的海洋中一滴水珠里一些时代涟漪,但是,它真实。”宗福先说。

《我的十年工人生涯》不仅延续了宗福先在《于无声处》等作品中展现出的社会观察力与人文关怀,更以平实深情的叙事风格,为当代中国社会记忆补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。宗福先的作品,不仅在于历史节点上的“破冰”意义,更在于以艺术真实重构了时代记忆。

“军味”书店再开张

10月12日,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的中国军事书店内,读者正在选购图书。

中国军事书店1985年开业,近日重启营业。该书店是北京市最早的专业军事主题书店,店名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。书店汇集军事理论、战史史料、将帅传记、红色文学等出版物,为军内外读者提供阅读空间。

本报记者 董鲁豫 摄



目光沿雨线逆流入天

——读零虹新诗集《看过去》

王晓霞

收到老同学零虹的新诗集《看过去》(云南民族出版社)。翻开扉页,是他的毛笔字:“早晨的天空里有万道霞光。晓霞同学批评。收虹于丙午秋月。”我愣了一下。能把这句话写在扉页上送人的人,心里一定装着很大的晴朗。

“看过去”,嘴边常挂的三个字,到他笔下,却像推开一扇门,重山叠水,诗意往外冒。我被他一句话拽住了:“看自己的目光,沿万年未停的雨线,逆流入天。”这句话有股劲儿。

那些年他寄来的刊物和诗集,我一本本留着。字迹从青涩到沉淀,唯独一样东西没变:他的诗,根一直扎在凉山的红土里。他从来不是站在山外的采风者,他本身就从金沙江畔的山坳里走出来。

读着诗集,我忽然想起北宋画家郭熙的三远法:高远,自山下仰望山巅;深远,自山前窥山后;平远,自近山望远山。零虹的诗集,正是这三重目光。

高远:逆流入天的仰望

整本诗集最动人心魄的,就是那句“逆流入天”。仰望的起点不在天上,在凉山的红土上,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会理老家,在金沙江日夜奔流的岸边。脚下是查尔瓦拂过的山岗,耳边是火把节夜晚飘来的彝语歌谣。

“万年未停的雨线”,把一瞬间的目光拉到千万年的尺度上。雨从远古凉山大地形成时就往下落,穿过古歌传唱的岁月,落在一代代人的火塘边。而“逆流入天”是最有力量的落点。常人视线顺着雨往下落,他却逆着往天空的源头攀援。逆上去,他看见的不是空茫的天空,是雨线那头世世代代亮着的火塘,是火苗舔着漆碗边沿时,阿普递过来的温热。

他在《黑水河》里写:“我知道一万匹长了翅膀的马/没有到达你的尽头……”这不是夸张,是凉山人仰望天空时的虔诚。查尔瓦的毛边、披毡上落的松针、火塘边养麦酒的烈气,全都涌到眼前。到了《远方的土地》,这份仰望落回了最朴素的日常:“父母亲居住的地方/有彝族人,也有汉族人/他们不会想起别

人是什么族/只知道自己是对方的一部分。”

深远:岁月深处的凝视

零虹说过一句话:“我们的父母,是用诗的语言教我们说话;我们生存的环境里,充满了诗歌的气息。”

在《陪父母看金沙江》里,他写父母:“隔着百公里远/仍能认出故乡河谷吹来的风。”一百多公里山路,风翻越无数重山梁。父母辨不出复杂的成分,却独独认得那一丝金沙江的气流。靠的不是眼睛,是身体记忆。就这一个“认风”的细节,把这份眷恋不动声色托了出来。我心里一动,忽然想起我的母亲也认风,她认的是老家院子里那棵苹果树开花时的甜味。

他的视线不是顺着江浪往远处看,反而往寨子深处走。在凉山,云彩可以是奔跑的野马,火把可以点燃整条银河。神话不是书里的故事,就活在老乡们日常的举手投足里。土墙缝里嵌着旧年阳光,火塘灰烬里埋着没讲完的故事,彝绣针脚里藏着母亲的牵挂。这些细碎日常被他从记忆深处翻出来,应了“深远”的真意。站在山前往山后望,最

后看见的不是山背后的风景,是藏在岁月深处的民族心灵史。

平远:天地尽头的行走

走到第三辑,他从记忆里抬起头,顺着脚下的路往天地尽头铺展。没有仰望的陡峭,没有深入的厚重,只剩舒展。

多少年来,他总喜欢站在村庄的后山向远处看。当他站在泊勒湖畔,看见“另一个追风的我神采飞扬”。他走向木里雪山,站在漾濞云龙桥上,躺在香格里拉草甸上看云。他不把“故乡”框定在会理那个小山村,顺着行往往外推:一直推到波罗的海岸边。站在立陶宛的土地上,他忽然恍惚——原来不同的山川湖海,安放的是同一份对土地的深情。走了那么远,故乡不但没变小,反而跟着他一起长大。

视线从凉山一个村庄出发,顺着河谷、山岗、公路铺向天地尽头,这正是平远最动人的地方:不追求一眼望穿的震撼,就那样缓缓地、舒展地把所有走过的路、见过的人、爱过的土地收进眼底,最后把一颗诗心放回天地之间。

走到哪里,哪里就是故乡。我合上书,窗外下起了秋雨。